

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話（九）

■ 聖 印 ■

—— 於台灣正聲廣播電臺播講

佛說到這裏，停頓片刻，再對瓶沙王說：

「你可知那時的老婆婆是誰嗎？就是現在連傷三命的小牛啊！至於那被觸殺的弗加沙等三人的前世，就是無故欺侮老婆婆的三位狠心的商人啊！」

再說本省發生一度流傳的現世報故事：

民國四十四年六月二十日，在苗栗竟發生一件令人不敢置信，血淋淋的事實，謀財害命，結果招來葬身之禍，

有一位中年獨身漢吳明，爲人勤勞樸實，不抽煙不喝酒，沒有一點不良嗜好。由於平日省吃儉用，也就有了一些積蓄，再說加上他從大陸來台時，也帶出了一些金子。吳明把金子和現款，用布條密縫好，終日緊纏在身，因那些財物是他以生命血汗換取來的，是他的第二生命，怎能不珍惜呢？

同事的林崇才與吳明住食都在一起，兩人感情很好，形影不離，看起來比親兄弟還要好。可是俗語說：「知人知面不知心」，誰能料到這要好如兄弟不過是一種表面，其實林崇才這人包藏禍心，他知道吳明身上有不少的金錢，對此早已垂涎三尺，欲得之而後快了。故此，他無時無刻不在用心計思想如何能夠獲得吳明的錢財。

終於有一天，林崇才串通了一位素行不良的同事陳平山，以洗澡爲藉口，趁吳明到太平頂西端的龜山大橋附近，就在荒僻樹蔭茂密的地方，誘吳明不備，兩人合力將他活生生的勒死，然後棄屍於荒野叢林之中。兩人在吳明身上所搜得的金子現款，值當時時價二萬元之鉅。

這件事林、陳二人以爲是天衣無縫，神不知鬼不覺了，幾個月後，林崇才伴稱中了愛國獎券，得意忘形地過着奢浮揮霍的生

活，這就露出了狐狸的尾巴來。

其他同事雖然對他有所懷疑，但沒有什麼事實根據，又能怎樣處置他呢？

再說冤死了的吳明、死不瞑目，在中秋節前夕，顯靈於他們工作的機關首長的面前，現身說法，把如何慘死在林、陳二人毒手的事和盤托出，並告現仍露身荒野。沒有安身之所，請代爲申冤。

第二天早上這位首長就把那離奇的夢境告訴同僚，立刻派專人赴現場勘察，果然找到了吳明的蛆蟲橫生腐臭不堪的屍體，原來那不可思議的夢境是事實，於是大爲震怒，下令把林、陳二人拘捕，經法庭審判，那兩個窮兇極惡的人由於證據的確鑿，良心的不安只得一一供認，最後法庭以他二人謀財害命、傷天害理，罪無可道，判處死刑。

林、陳二人的黃金夢不過做了幾個月，即使是奢樂享受也不過是幾個月，何況這幾個月中也備受良心呵責，寢食不安，到頭來一切成空、還落得敗名身死的下場。

從上述兩段古、今的故事看來，「惡有惡報」，惡人向天吐痰，那痰一定還是墮到自己的臉上，因果報應不由不信，所以惡心不可有，害人的事千萬做不得。

第九章 返本會道

佛言：博聞愛道，道必難會；守志奉道，其道甚大。

釋義：

以下說明了大乘不共勝行，亦即大乘不共波羅密多的行法。

也就是不同於聲聞、緣覺。

「聲聞」梵語舍羅婆迦，就是佛的小乘法中弟子，聽聞佛說的聲教，覺悟四諦的教理，斷除見思之惑，入於涅槃。可是這在佛道中不過是最下根。勝鬘寶窟說：「聲聞者，下根教立名，聲者教也。」至於「緣覺」舊稱辟支佛，又稱辟支迦羅；新稱鉢翳伽佛陀。舊譯是緣覺，新譯是獨覺。大乘義章經說得很明白：「言緣覺者，外國正音，名辟支佛，此翻辟支，名曰因緣。佛名為覺，緣名義解。解有兩種，一就所觀法門的解釋，緣者是其十二緣法，始從無明乃至老死，觀此悟解，從緣得覺，故號緣覺；二就得道同緣以釋，如辟支佛得道因緣經中廣說，如拂迦沙見風動樹，而得悟道，如是等皆藉現事緣，而得覺悟，曰緣覺。」而天台家區分則說：出於佛世，觀十二因緣而得悟的人，稱緣覺。出於無佛世，觀飛花落葉的外緣成道的人，稱獨覺。

所謂「乘」是使人各到果地的教法的稱謂，有一乘乃至五乘的分別。其中二乘有三種：一、聲聞緣覺二乘，二、愚法二乘，天台之藏教，華嚴小教中的二乘為愚法二乘，三、不愚法二乘，天台之通教，屬於華嚴始教的大乘三乘中二乘，即不愚法二乘。大乘自然不是人天二乘所能及的，同時，大乘勝行包括了人天二乘之法，以前所講十善惡所成業因，必得善惡業報。十善法是世間法，兼出世法的基礎，因為要實行出世間法必須先行持戒，持戒則定然要修十善行，由修十善行而得正定正慧，所以聲聞、緣覺都是由於持戒而得清淨禪。

大乘行者聞佛法發大菩提心，也必然是先修十善、去十惡；但由大悲菩提心，方願拯救一切眾生，這是大乘心境不同二乘的基礎。具此基礎可成菩薩。

佛法是出世間的學問，可是它並不是離開世間學問的，不妨說，佛法即是一切世間的學問而超越一切世間學問的。故此修習出世間的佛法，實並不是與世間學問相衝突，相反的，如想實現佛法，必須要在世間的一切學問上發揮它的淨化作用，才可以顯出佛法的真正精神。

世間學問大別可分重技術和重知解兩種。以佛學來說是知解

與實行並重。普通的知只是文字的記憶，常識的了解，行也不過是知識體力的運用。佛教的知，是重在真實智慧的啟發，而行則重在直覺的體驗，也即是著重於自力、內力的多，並不是如普通的知行着重於外力、他力的浮淺。

比如佛法所說的般若智慧，是可以了生死，去煩惱、能達成自覺又可覺他。天台說：「善入佛法名智，巧用佛法名慧」故與普通的智慧相差不可以道里計。但我們有一點重要的認識——一般人以為佛的智慧僅限於出世間，其實世間出世間的圓通智慧佛皆圓成。所以六祖壇經說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」

智慧從何處求？首先要有虔誠的信仰。俗語說：「不誠無物」，心不誠信仰便無從建立，佛法即無從獲得。所以信得愈深，入道愈切，得道愈快，成就愈大，是一定不移的道理。這裏所說博聞，是多聞世上種種學問，然這樣仍然不夠，要知佛法是從無漏大覺中流出的教法來教化世人的，並不是世界有漏有弊的學說能相與比論。所以先要立正信之心，有了具足的信心，然後才能談得上是真正的佛門弟子。

佛菩薩所證的境界，不是凡夫能知，這好比大人很多事情，不是嬰孩能知一樣。須知人只有肉眼，不過五眼中的一眼，所以所觀察到的範圍十分狹隘，除非從聞而信，以般若智慧方能思索出正確的答案！

真正的道是從聞慧與思慧而得，要是無慧雖是博聞亦難會得，無慧亦不能起信，無信即不能圓成佛道。這裏對智慧作一適當的解釋：智慧分為兩種：一、有漏的智慧。比方世智辯聰一切技巧、書、數、藝術等之學問，可以利用厚生促進文明，而不能解決人類生死問題，所以叫有漏法。二、無漏的智慧，即是通達無我，了脫生死的大法，是為究竟圓滿的智慧，所以叫無漏智慧；在佛學上稱為五明之學：一、聲明，屬於語言文字及聲光化電的科學，二、工明、屬於工藝、技術、算數等，三、方明，屬於醫學藥物等，四、因明，屬於考定正邪，誣別真偽的理法，如現在的邏輯學論理學等，五、內明，又叫內學，即佛法三藏十二部經典，能闡述及證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從而覺悟解脫生死的大道。

往往有人在聖典上用了不少工夫，在聞慧上可說已經具足，可惜沒有老老實實的修，其修慧的不足，乃是由於思慧的疏忽，即是不肯多想，多加思惟佛法的精義。佛法本來是難以領會，主要都在啓人深思，要是只從文字上去了解佛經典籍，而不從思惟上着力，這種人見道不深，也就難以會道了。

學佛人最注重發心，不發心就散漫無歸，不特學佛不成，即以此散漫心去學習其他一切東西，都難得有所就。發什麼心呢？發菩提心。所謂菩提心就是求正覺之心。華嚴經敘述善財童子爲追求廣博的佛理，曾參訪了五十三位善知識，他參訪的第二位善知識海雲比丘，會回答他所問的問題：菩提心到底是什麼樣的心？海雲比丘說：「發菩提心者，所謂發大悲心，普救一切衆生故；發大慈心，等佑一切世間故；發安樂心，令一切衆生滅諸苦故；發饒益心，令一切衆生離惡法故；發哀愍心，有怖畏者咸守護故；發無碍心，招離一切諸障礙故；發廣大心，一切界咸徧滿故；發無邊心，等虛空界無不住故；發寬博心，悉見一切諸如來故；發智慧心，善入一切智慧海故。」意思是學佛的人須能積集廣大福德，心地平等，始可與之言菩提心。

省庵大師作的勸發菩提心一文，主要就是說發心學佛的人，要運用自己的智慧去審判什麼是邪和正，真和偽，大和小，偏和圓的道理，然後去那邪的、偽的、小的、偏的，取其正的、真的、大的、圓的，這樣生心便成爲菩提心。

「守志奉道」的「志」，即是指志在發菩提心，大乘起信論說：「發何等心？略說有三：一者直心、正念真如法故；二者深心，樂集一切諸善行故；三者大悲心，欲拔一切衆生故。」直心即是誠實心和向上心；深心即是研究心和修習心；大悲心即是同情心和覺羣心。這三種心是菩提心的素質，因菩提心是上求佛道和下化衆生，直心和深心是屬於上求佛道之心，大悲心是屬於下化衆生的同情心。菩薩發心除了這三心外，別無他心。這就是維摩經說的：「直心是菩薩道場，深心是菩薩道場，大悲心是菩薩道場。」

勸發菩提心文又說：「入道要門，發心爲首；修行要務，立

願居先。願立則衆生可度，心發則佛道堪成。」菩薩在修菩薩道的過程中，必須具有充分的毅力，才能邁過三大阿僧祇劫的長程，然這所需的毅力不是金銀財寶或糧食，而是唯一的大菩提心——弘誓。菩薩在出遠門時發誓行菩薩道，那就是四弘誓願：一、衆生無邊誓願度；即濟度一切衆生的願。二、煩惱無盡誓願斷；即貫徹始終斷盡一切煩惱的願。三、法門無量誓願學；即非覺無量的法門不休的願。四、菩提無上誓願證；即欲證得無上菩提的願。

說了不算，最主要還得做。聞、思、修的修是很重要的。故本章說的「守志」即是本著道心，直趣菩提的意志，務必付之實現。換而言之，乃是要由信成願。菩薩發下了四弘誓願，必須要在行動上表現出來。普通可分爲五個階段即是一、資糧位；爲了悟道應事先蒐集資糧的時代，淺明地說是準備時代。二、加行位；漸次的步入悟道的時代，但始終是在悟道過程中。三、通達位；沿着加行這一路途才漸次步入這通達位，真正觀照了覺道，通達真理的果位。四、修習位；從而不斷修習，體驗悟道的方法。五、究竟位；歷經無數的磨練方能真正得悟的果位。

至於所謂「奉道」是奉行大法，也就是廣修佛的福慧。所以說「其道甚大」。

從前佛在世時恐怕弟子們但祇修福而不修慧，或是修慧而不修福，因此舉述一譬喻說：「修慧不修福，羅漢托鉢。修福不修慧，白象掛瓔珞。」那譬喻故事是這樣的：有一甚有智慧的羅漢，但平日不注意修福，因此缺乏好的助緣，出去化鉢不是遇着飢荒，就是遍逢大雨，故此經常是托了空鉢回來，甚是可憐。另一則是有一匹國王寵愛的白象碩大健美，光潔潤澤的皮毛又顯出異常的高貴；牠滿身掛着眞珠瓔珞，吃的盡是豐富精美的食料，甚至還有專人侍候牠沐浴，如論環境比一般人還舒服，然而佛陀對弟子們說，這白象多生以來造下很多福報，只可惜不知修慧，因此雖然得國王寵愛，能享受榮華之福，畢竟還是在畜生道受生啊！可見福慧雙修，兩相兼顧而不儘廢，才是學佛安穩而圓滿的方法。